

政绩意识需与民众需求接轨

秦 丹

场所,较少能用上可自动连接的免费网络。事实上,这越来越影响到都市人的现代生活品质和公共生活质量。

有人说,免费网络是一种“网络福利”,这话不错。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种福利带来的便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改变,的确比许多物质的福利更为珍贵。而申城能在公共服务方面迈出这一步,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服务意识,值得称道。努力打造公共平台、提升公众服务,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包括虚拟空间的品质,这样的服务意识,是适合民众的品味和需求的。

政府部门的政绩意识,的确需要与民众的需求接轨。政府的政绩

意识中,时刻要有“公众”的概念和服务的理念。由此,制定政策、上马工程,就有了决策的“主心骨”。主政者有了智慧城市的理念,职能部门有了“城市无线全覆盖”的目标,有眼光的运营商愿意拿出资源,一个数字化城市才可能真正建设得起来。当得起数字化城市的称号,由此带来的,必然是数字化时代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账是不难算的,许多有形无形的好处,可以预见。

有必要提醒的是,首批开通点主要是交通枢纽、著名景点和医院等公共场所。这些地方由于场所广大,不一定都能覆盖。这就需要在公共场所做一些说明。服务品

质因为细致周道而提升。另外,对各个区域的网速,也要有监控,否则信号覆盖了,但公众用得不顺手而心生烦责,也是让人遗憾的。

一项令民众满意的民生工程,必然有让民众满意的理由。这些年,民众越来越能享受到许多免费的福利,博物馆、展览馆免费参观,图书馆、公园免费开放……公共服务领域的民生政策,常常让公众感到舒心和温暖,并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人文气息。

一个城市是需要用“福利”来润泽民生的,像数字化这样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福利,不仅会带给居住、途经这个城市的公众以便利,也会给这座城市增添福祉,增添魅力。



新民随笔

艺术如雨

林明杰

昨日赴京,还未起飞,北京的朋友就为我操心:“今儿下午和晚上预报有暴雨啊,你来干嘛?”到了北京,又有亲切嘱咐:“别到处跑啊哈,傍晚有暴雨!”于是我遵纪守法地猫在客栈里,眼巴巴瞅着窗外……就没瞅见雨下来。清晨醒来,再望窗外,还是没发现有被暴雨洗礼的迹象。

看来这雨啊,和艺术规律是一样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艺术圈值得投资的下一匹黑马是谁啊?这我怎么知道呢?你以为前些天下了场暴雨,就能预示着下一场暴雨会怎么下吗?前一波“当代艺术”风云际会、风生水起过后,下一波一定会接着有规律地来吗?

有人以为,上一波“当代艺术”卖得火的艺术家的主要出在“50后”和“60后”,接下来该是“70后”和“80后”了。他以为艺术成功的规律就像菜市场排队买菜,按前后秩序轮着来,却不知道艺术女神其实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她往往在你意料不到的时候和地点来,当你信心饱满地捧着鲜花在天桥底下等她按约会时却玩消失了。当大家都认为该论资排辈时,一个“愣头青”火了;当大家都把眼睛盯着新锐时,说不定一“糟老头”大器晚成了。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

就算我能看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值不值得投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怎样财力和能力的人去运作他;就算我连运作背景资料都了然,我也不知道那艺术家在火了以后会不会变,譬如变得喜欢玩法拉利超过喜欢画画了,补习爱情课程的热情胜过艺术激情了,迷上了古董艺术品投资胜过自己创作了……

我曾见颇有才情的艺术家,结个婚,生个孩儿,就江“女”才尽;才气逼人的艺术家到海外去闯荡了十数年回来就再也找不回艺术灵感的。但,当你对他们失望了二三十年后,没准他们又东山再起。

在美术史上,几乎没有艺术界的权威准确地预言过未来,因为新艺术的价值就是在出乎人们的审美习惯,开拓人们的审美视野。它来去无踪,飘忽不定,像雾像雨又像风。就算你瞄准了哪朵云有雨,也可能一阵风把它吹走,雨没下到你头上。爱艺术,不是赌博,不能靠博一记。爱艺术,不妨把她化为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平常生活,时时用开放的心去体会,用敏锐的心去捕捉,你才会得到她。

媒体视点

■ 人民日报《坚守转型社会的“底线伦理”》:我们应摆脱“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单项选择,跳出“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绝对思维,崇仰最高限度的道德,也需守住最低限度的道德;崇尚“八荣”的境界,也需远离“八耻”的困扰。

(人民日报评论部)

■ 京华时报《建立让城市更坚强的预警系统》:对我国而言,一个科学的预警系统,除了做好针对公民个人的信息服务和危机教育之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各个部门、单位和企业的预警和反应机制。

(李力言)

■ 新京报《温暖的“让员工早点回家”》:临时应变的能力,未雨绸缪的心理,也是企业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它应植根于企业的人本情怀上,更需要用“制度化”做依托。实质上,暴雨来临让员工早点回家,是爱,也是对责任的恪守。

(余宗明)

观点圆桌

“先救谁”是个伪问题

新闻焦点: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7月22日下午,安徽肥东县圩埂村28岁的小伙郭某,和母亲、妻子去店埠河下网捕鱼,一同落入深6米的水中,两人随时都可能丧命。郭某先救离他近的妻子,后救妈,引发热议。

就近施救没有错

危难时刻,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去救能够救得了的人。“救妈还是救老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根本没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

孙曙峦

这不是娱乐新闻

这不是一条娱乐新闻,而是一个令人揪心的落水事件,讨论“先救妻还是先救母”非常无聊。以娱乐心态面对人命安危的大事,是一种别样的冷酷。

水易寒

别用道德难为人

亲人的生命价值不能排序,紧急时刻也无暇思考,不管怎样,都不能拿所谓的“道德标准”难为人。“先救谁”其实是个伪问题,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性。

马涤明

放心早餐工程还需企事业单位助力

新民网论

上海市早餐工程水电路菜场店,由于早餐量足、口感好、价格低深受欢迎,不排上个把小时根本买不到。大饼1.2元一只,油条1.2元一根,菜饭团1.2元一个,豆浆1.0元一碗。

水电路菜场的早餐确实价格比较优惠,甚至前来排队买早饭的人中,还有很多不是附近居民,而

是步行几十分钟或特地开车前来。算上这些隐性成本,买一顿早餐的实际费用实在不低,但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愿意多走路、排长队、花更多成本来吃这顿早饭呢?

关键就在安全两字。所谓民以食为天,而食以安为先。从各地政府先后推广的早餐工程来看,价格并不是民众最敏感的因素,安全才是第一考虑的问题。水电路早餐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在于价格优势,而在于用放心、可



自由谭

虽说也算《现代汉语词典》“粉丝”,但看到新版本收入“粉丝”和“山寨”等流行词,感觉还是异样——正如某次年会上,一刚出校门的年轻女同事,表演小品中间随口而出“靠”的时候,我还是小小吃了一惊的:追周星驰和玩网游长大的一代,说话已无忌讳?

其时也担心,“无厘头”词语泛滥,会否妨碍现代汉语规范。但不以为意者,说辞也不牵强:俗语语词虽多,却限于口头和网上;书面语总归有专家把关——只要《现代汉语词典》不开绿灯,网络词汇再热闹,老师也不准它们写进作业本,校对科更不许它们挤入正规出版物。那些年网络还不火,斯文人也谨慎;粗鄙化的语言,苗头虽有,但多见于虚拟空间。在商言商者打广告,偶尔来个擦边球,也还没有有谁敢喊“我靠重

庆,凉城利川”的地步。

尔后不久,时风悄然转向,不光类似“搞笑”和“煽情”等热词热起来,就连原先不少人羞于启齿之词,像“操”和“操蛋”,也进了《现代汉语词典》(二〇〇二年增补本)。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七年前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面世时,它们又消失了。

人们或许还没忘记,收不收“面的”和“巴士”的争论,分歧竟会那么大:新词“面的”最终落选,“面的”出租车,北京街上也早没了;但“巴士”命大,不仅进入“二〇〇二年增补本”,而且还带出了“大巴”和“小巴”。类似新词取舍挑战,到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还是令人挠头。就拿“粉丝”来说,释义后附注英文

赵武平

fans,举例也似无不妥:“这位歌星拥有大批粉丝。”如换成“我是这个歌星的粉丝”,其中“粉丝”显然就不是fans,只能是fan了。这是外语词汇单复数变化带来的困扰。再比如“电子书”,释义有二,一为“电子出版物”,另一为“手持阅读器”。尽管没标英文,可看出来前者当是e-book,而后者应为e-reader。“电子书”能否用来指代“手持阅读器”,迄今尚无定论,况且它的命运,是否步“面的”和“BP机”(虽然第五版把它以常见“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附在词典正文后面)后生,其实也难预料。又名“寻呼机”或“呼机”的“BP机”,现实中哪还有影子,这些词谁还用?可疑的短命新词,新版《现代汉语词典》里,怕不止这几个。

《现代汉语词典》是规范性词典,典范性和权威性是其应有之义。时髦但争议也大的词语,要不要作为新词新义收入,新时代修订者下决心前,最好还是要坚持“收词审慎,释义准确,举例简练”的编纂原则。转瞬即逝的新词进词典几年后再剔除,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语言专家而言,不管怎么说都是遗憾,虽然吕叔湘先生说过:“有些新词新义是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于预测。在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补救的办法是,一、标明词语的性质,加上学科名称和口语、方言的标志;二、过几年修改一次,该加加的,该减的减,这在中小型词典不是难于办到的。”